

现代汉语

中 册

韩 懋 主编

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刊授辅导中心

第 三 章 詞 汇

第一節 語素、詞、詞組結構

一、語素、詞

(一) 什么是語素和詞

語素和詞是語言中密切關聯的兩級語言單位。語素是構成詞的備用單位，詞是組成詞組或句子的備用單位。語素是語言中最小的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體。在現代漢語中，它是以音的形式獨立存在於語言之中的。例如：

勞動者只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豐富的生產經驗，先進的勞動技能，才能在現代化的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個語流是由47個最小的聲音、意義的結合體組成的，其中的每個音節都是一個語素。這些語素在漢語中都曾經是獨立的詞。可以這樣地說：在漢語中，任何語素都是先以詞的身分出現於語言之中，然後，再做為構詞的材料出現於語言的。因而，也可以這樣說：語素是構成新詞的備用單位，是構成新詞的基礎單位。

詞是比語素高一級的語言單位，是組成詞組或句子的備用單位，是造句的單位。因此，人們常常把詞說成是“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造句單位”。例如：

勞動者／只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水平／豐富／的／生產／經驗／先進／的／勞動／技能／才／能／在／現代化／的／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这个句子中，原来的47个语素转化为29个最小的造句的单位。其中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自由地同其他词组成词组或句子。例如：

“劳·动·者发挥作用”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更·发·达·的·社·会·主·义。”

“更·美·好·的·生·活。”

“好·的·、·较·好·的·和·很·好·的。”

1. 词的特点

词是大于语素小于词组的语言单位，因而要弄清词的特点，就必须在同语素、词组的比较中去把握。从比较中可以发现下列几个特点：

(1) 意义上的独立性

每个词都有它的确定的、独立的、完整的意义。这意义既可以是同事物、性质、行为相联系的实在意义，也叫做词汇意义；也可以是同事物、现象、行为、性质之间的种种关系相联系的关系意义，也叫做语法意义。“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经·验·、·技·能·、·现·代·化·、·作·用”等具有确定的独立的事物、现象的意义；“具·备·、·生·产·、·劳·动·、·发·挥”等具有确定的独立的行为、动作或能愿的意义；“高·、·丰·富·、·先·进·、·大”等具备确定的独立的性质、状态意义；“较·、·更”等具有性质、状态的程度的意义；“只·有·……·才·……”具有事物、现象之间的关系的确定的意义；“在·……·中”具有表示行为事件的确定的处所意义；“的”则具有表示事物现象或性质、状态之间的确定修饰、限定关系的意义。总之，任何一个词都有确定的独立的意义，没有确定的独立的意义的词是不存在的。

语素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它的意义既不是确定的，也不是独

的。例如：“劳”“动”“者”三个语素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做为构词的材料进入词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才是确定的，然而仍然是不独立的，只是词的独立意义的一个侧面。如：

劳：劳动、劳保、劳力

劳军、犒劳、慰劳

劳驾、烦劳、劳神

劳苦、勤劳、操劳

功劳、勋劳、有劳

动：流动、挪动、移动

动手、动脚、动武

动心、动情、动容

动脉、动轮、动物

动力、动能、动机

动态、动向、骚动

动听、动人、感动

者：作者、编者、

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强者、弱者

二者、两者

词组，是两个以上的词的结合，它的意义是两个以上独立意义的相加，是合作的而不是独立的。如：

“科学文化水平”的意义是“科学”加“文化”加“水平”三个独立意义的合作体——复合意义：“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水平”。

“生产经验”的意义是“生产”加“经验”的合作体——复合意义：“生产方面的经验”。

“劳动技能”的意义是“劳动”加“技能”的合作体——

复合意义：“劳动的技能”。

“较高”、“更大”也都是两个独立意义的合作体：表程度的“较”和“更”加表性质状态的“高”和“大”。

2. 句法功能上的独立性

语言中的任何词都是以两种身份存在于语言之中的。一种是以同事物、现象、行为性质或关系的名称、记号相联系的身份做为语言备用的建筑材料孤立静止地存在于语言宝库之中；一种是以交际交流思想互通信息的身份做为交际的单位——句子的组成成分相互联结地存在于语言之中。这两种身份就使得词在长期的语言运用中取得了固定的普遍应用的范围：经常同哪些词联结组合，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表示什么样的组合意义等等。这就是词的句法功能。不进入运动状态即不同其他词产生一定组合关系的词是不存在的，任何词都处于运动之中，处于同其他词的种种关系之中。因而，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一规律来认识词的特点。例如：

劳、者、备、较、的、动、文、平、水、化、学、高、科、具、这十四个语素，只有当人们把它们构成“劳动者、较、的、具备、文化、水平、科学、高”等八个词时，才有可能按每个词的句法功能组成下列这些句子或词组：

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劳动者具备的科学文化较高水平

文化科学较高的水平劳动者具备

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

较高的劳动者具备科学文化水平

具备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较高

这里的每一个变换形式，都是以词所具备的独立的句法功能为依据的，而词的句法功能又是由词所负荷的意义决定的。

词的意义规定着词所适应的对象和词的组合范围能力。词的独立的句法功能同词的独立意义这两个特点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的。词的句法功能是词的整体有机的组成部分，理解词、分析词离开或者排斥词的句法功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不能全面地认识词。同样，理解词、分析词的时候，只管句法功能而不管甚至排斥词的意义作法也是不妥当的，也是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词的。词的句法功能的特点，就是词在造句时所表现出来的自由运用的能力的概括化，以什么样的意义同什么词结合，表示什么样的句法关系。

在汉语中语素是组成语法结构单位的组成部分，也是语法关系的单位，由两个语素构成的词都有它的结构关系，而且反映着汉语的基本的结构关系。但是，语素不是造句的单位，也没有意义上和句法功能上的独立性。如“劳动者”中的“劳”“动”“者”，如果有的语素在另外的环境里获得独立运用的资格，那末它就是词。如“劳”“动”在“劳您驾动一动”中就是词。如果也把它称为语素的话，那是从构成词的材料的角度称呼罢了。如果说语素可以单独成词，是可以的；如果说语素也可从单独运用（指造句）是不妥当的。

3. 语言形式上的整体性

每个词都是一个独立的语音片断，这个片断是一个不允许割裂、错位的整体。如：

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
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
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这些独立的语言整体，如果割裂、错位就破坏了词的意义独立性，就破坏了语言与意义的统一关系。如：

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
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
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特点是由意义的独立性完整性决定的。意义的独立性完整性要求语言形式上的完整性。声音形式的完整遭到破坏，就要引起表义上的矛盾，这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例如：

这/牛/肉/肥——这/牛肉/肥

进行了/解放/战俘/工作

——进行/了解/放/战俘/工作

布鞋/和/衣服——布/鞋/和/衣服

4. 结构上的不可分割性

现代汉语中合成词占绝大多数，每个合成词都有自己的合成结构。如“朋友”是联合结构、“祖国”是偏正结构、“改进”是后补结构等。这种结构关系同句子、词组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句子、词组（除固定词组外）都是可以自由扩展的，各部分之间可以加入其他成分，而且基本结构关系和基本意义是不变的。而词是不能扩展的，词的各个成分之间是不允许加入其他成分的。一加入其他成分，就会使得原来的意义与语法功能统一的音段分解为几个意义与功能统一的词，也就是变成了词组。例如：

大树 大豆 小手 小米

“大树、小手”是由形容词“大”和“小”同名词“树”和“手”组成的名词性词组。它们的结构是可以分割开来的是可以扩展的。无论怎么分割、扩展，“大和小”“树和手”的词性和意义以及“大树”“小手”所反映概括的意义都是不变的。如：

大树——大的树，大的柳树，很大的柳树，很大的一棵柳

树、很大的一棵老柳树

小手——小的手，很小的手，很小的一只手，很小的一只皮包骨的手

“大豆、小米”是由“大、小”和“豆、米”四个语素构成的两个词。做为词，它们不能象“大树”“小手”那样的分割、扩展，因为语素“大”和“小”并没有独立的句法功能，它们只是具有独立的句法功能的“大豆”、“小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扩展为：

大豆——大的豆，很大的豆，很大的一粒豆

小米——小的米，很小的米，很小的一粒米

这就破坏了“大豆”“小米”这两个词的意义与功能统一的整体性，它的含义也不是“大豆”“小米”所概括的内容了。上述所属，是在表示独立的状态意义的形容词“大、小”和表示“豆类的种子和去掉皮儿的种子”的名词“豆、米”构成词组基础上的扩展，不是“大豆”“小米”两个词的扩展。扩展前、扩展后，都是词组，不是词。象下列这些例子也都是同样的道理：

“朋友”是词，“亲朋好友”是四个词组成的词组。

“祖国”是词，“祖先之国”“祖籍之国”都是由三个词组成的词组。

词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可分割性，是因为三个特点密切联系的，是受意义上的独立性和句法功能的独立性制约的。

把词的四个特点统一起来，就是词的较全面的定义：词是独立完整的意义与独立的句法功能统一的，结构上不可分割扩展的音段整体。换个通常的说法就是“词是有一定意义的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的造句单位。”这个界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揭示词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词同比之小一级的语素和比它

大一级的词组分开来。

(二) 语素词、词组之间的关系

词、语素、词组三者密切联系而又分属于不同范畴的语言单位。从总体上看，它们之间是有严格界限和本质区别的，关键在于把握词的性质；可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的，是词组；构成词的整体的一部分的，是语素。但是从个体上看，某一语言单位在生活的现实的语言中，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语言单位：既可能是词，也可能是词组，甚至可能成为独立的交际单位——句子。例如：

作——工作——工作服

形而上——形而上学

现代——现代化

伸手——伸手派

拿来——拿来主义——拿来主义者

送报——送报员

孩——孩子——孩子气

读——读报——读报员

什么群众化、口语化，光喊不行，得真化出来才行。

评定、评定，是要评后定，不能不评就定。

这些例子中的相同的语言形式和书写形式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语言环境不同，有时是词，有时是语素，有时是词组。例如：“形而上”是三个词组成的词组（与“形而下”相对使用），在“形而上学”中就变成了语素；“读报员”是词，“读报”是语素，而在“读报员管读报”这样的句子中“管读报”的“读报”就成了词组。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语素可以构成一个词，如“读、报、伸、手、拿、来、评、定”等等。我们既可以从构词材料的角度

它们是语素，也可从语素构成的成品的角度称它们为词。但

决不能说“读报、拿来、伸手、送报、形而上”这些词组由两个或三个语素构成的，因为，我们称之为语素的东西只限于“构成词的备用单位”，不能混淆了语素和词的界限范围。我们只能说“读、报、拿、来、伸、手”等等，在词汇学中分属于两个范畴，语素范畴和词的范畴，既是语素，又是词。例如：

人——工人、男人、大人、人工、人民、人家、人才

学——学生、学员、学期、学业、大学、中学、自学、同学

评——评比、评定、评论、评语、短评、品评、批评、书评

定——定论、定价、定见、定额、断定、审定、决定、预定

从语言史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语素都兼有词的性质，这是因为汉语中的语素都是由词演变而来的，从语言的历史看，是先有词而后有语素的，不是先有语素后有词的。正因为这样，即使现代汉语中最虚的语素——词缀，也有可能在实际运用中获得独立运用的词的资格。如：“谈主义，也谈问题，”，“大众化……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等。汉语发展到今天，单音节词已经不占统治地位，历史上曾经是词的许多单音节，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变成了纯粹的构词材料，有的则仍保存词的资格。

（三）语素的分类

1. 依据语素能不能单独构成词，可以把语素分为两类：可以独立成词的语素：“火车、手枪、牛肉、布鞋、雨伞、茶杯、毛笔、白菜、大米、小时”中的“火、车、手、

枪、牛、肉、布、鞋、雨、伞、茶、杯、毛、笔、白、菜、大、米、小、时。”

不能独立成词的语素：“美丽、色泽、确凿、狙击、孱痹、艰难、烦冗、规范、广泛、发酵”中的“丽、泽、凿、狙、痹、艰、冗、范、泛、酵”。

2. 依据语素在构词时的位置自由与否，可以分为两类：

① 位置自由的语素，即在构词时既可以在词的开头，也可以在词的结尾：“火箭、火山、火焰、火种、火炭、灯火、烽火、军火、炮火、淬火”、“集体、集合、集中、集刊、集成、采集、募集、聚集、纠集、汇集”、“火箭——烈火、篝火、箭头、箭步”、“改建——改观、改换、建立、建设”。

② 位置不自由的语素：“阿Q、老李、初一、非常”，“学者、绿化、骄气、硬性、高度、椅子、花儿、念头”中的“阿、老、初、非”和“者、化、气、性、度、子、儿、头”。“阿、老”等只能放在词的开头，“者、化、气、性、度、子、儿、头”只能用在词的后边。

3. 依据音节的多少，可把语素分为

① 单音节语素：人、山、水、手、嘴、腿、元、角、分、斤两、钱、看、想、模、大、小、长、短、都、就。

② 双音节语素：班级、枇杷、渺茫、仿佛、滴答、唐突、袅娜、流利、全面、慷慨、含糊、蜘蛛、蟾蜍；喇叭、葫芦、霹雳、玫瑰、馄饨、逍遥、窈窕、杳渺、嘟噜、嘞得、怂恿、流浪、徘徊、伶俐、牡丹、妯娌、别扭、提溜、嘀咕、耷拉、马虎、疙瘩、罗汉、菩萨、加伦、安培、沙发、拷贝、吉他、扑克、休克、幽默、往往、猩猩、纷纷、孜孜、隆隆、潺潺、淙淙。

③ 多音节的语素：凡士林、雷米封、白兰地、托拉斯、奥林匹克、阿斯匹林、布尔齐亚、歇斯底里、德谟克拉西、布尔什

维克、英特纳雄奈尔。

(四) 语素、词、音节、字之间的关系

语素和词都是语言的单位，它们都借助于声音形式存在于语言，靠文字记录下来，但是，由于各自的性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复杂。一个音节，既可以表现一个语素，也可以表现一个词，既可以用一个字记录，也可以用两个字记录（如花儿）。一个字，既可以记录一个语素，也可以记录一个词，还可以成为记录那些既不是语素也不是词的单纯的记音符号；既可记录一个音节，也可以记录两个音节，如：旺。一个语素可以是一个词，又可以是词的一部分；既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以是几个音节。一个词可以是一个音节一个字，也可以是两个音节两个字或多个音节多个字，甚至可以是一个音节两个字。例如：“她喜欢玩曼德林。”，一共八个字，七个音节，六个语素，四个词。如表：

例 性 质	她	喜 欢	玩 儿	曼德琳
字	1	2	2	3
音 节	1	2	1	3
语 素	1	2	2	1
词	1	1	1	1

二、词的构成

(一) 词根和词缀

语言中任何一个词都是由语素构成的。有的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有的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有的是由多个语素分层构成的。如：

“一定／要／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

语素是词的整体意义的承担者，因此，又可以依据它们在词中承担意义的情况，把语素分为两种：承担或体现词的基本意义的语素，叫做词根；加在词的前后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叫做词缀。前者如“一／定／要／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后者如“现代化”的“化”。

语言中的任何词都必须有词根，因为词根是词的主要意义的担当者，没有它，词的意义就没有依存的物质。词缀则不然，它是在词根的前后表示某类抽象的附加意义的部分。因此不是每个词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现代汉语中没有词缀只有词根的占词的绝大多数，带有词缀的词是少数。词缀是很有限的，而且绝大多数词缀又都从词根中虚化而来，有的还带有明显的词根痕迹。因此，学习词的构成的时候首先应该分清词根和词缀。

第一、从承担词的意义上看，词根承担着词的具体、明确、主要的意义部分，如“桌子、绿化、石头、弹性、作者、老李、阿姨”中的桌、绿、石、弹、作、李、姨；词缀承担着词的借词根的主要意义而体现出来的比较抽象概括的附加意义，如上述例子中的“子、化、头、性、者、老、阿”。一般说来词缀本身的意义都是不很明确而又相当抽象的，只有同词根结合在一起构成词时，它们的意义才明显表现出来。例如：

“化”的抽象意义是“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强化、硬化、自动化、电气化、物化、异化、美化……

“性”的抽象意义是“某方面的特质”，如：党性、硬性、惯性、社会性、感性、火性……

“者”的抽象意义是“做什么样的人”或“属于哪方面的人”，如：记者、读者、编者、前者、后者、革命者、社会主义者、第三者……

“老”的抽象意义是“称名”或“排行次序”如：老李、老刘、老大、老二、老五……

“阿”的抽象意义是“称名”，如：阿Q、阿狗、阿张、阿姨、阿长……

“子、儿、头”的意义、作用就更为抽象，如：推子、尖子、剪子、尖儿、好儿、吃儿、孬头、日头、舌头、石头。

第二、词根在构词中的位置是可前可后的，是自由的。词缀则是有的只能放在词根的后部，有的只能放在词根的前头，位置是固定的。如上例。

第三、词缀所表示的极其抽象概括的意义中包括一定的语法意义，即具有同一个词缀的词都属于语法上的同一词类，如，具有“子、儿、头、手、员、阿、老”等词缀的词都是名词，具有“性、度、主义”这几个词缀的都是抽象名词，具有“化”这一词缀的都是动词，或兼做名词。具有“汪汪、通通、油油、巴巴、淋淋”这类叠音词缀的都是形容词等等。词根没有这种特点，具相同词根的词，不一定是同一词类的词。如：“率真、率领、率直、率先、表率、草率、轻率”

“行藏，行为、行止、行政、行走、暴行、一行、举行、步行、言行”等等。

(二) 单纯词与合成词

语言的词中，由一个词根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构成的词和由词根和词缀构成的词，叫合成词。

1. 单纯词

(1) 单音节的：人、山、水、好、坏、长、短、走、吃、看、说、一、十、百、千、个、斤、两、件、不、常、更、没、你、我、他、和、或、而、比、把、死、的、得、呢、吗、哪、喂、唉等等。

(2) 多音节的：双音节的最多，有以下几种：

A、联绵词 指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来讲的词。其中有双声的，有叠韵的，有其他情况的。

a、双声的 指两个音节的声母相同的联绵词。例如：
参差、恍惚、含糊、澎湃、玲珑、蜘蛛、忐忑、弥漫、尴尬、仿佛等。

b、叠韵的 指两个音的韵母相同的联绵词。例如：
嘟噜、耷拉、唠叨、叮咛、哆嗦、窈窕、从容、彷徨、徘徊、蜻蜓等。

c、其他 例如：
蝴蝶、鸚鵡、胡涂、折腾、累赘、马虎、磅礴、趑趄、喷嚏、芙蓉、牡丹等。

B、音译外来词，凡音译的外来词，无论多少音节都算一个语素，因为其中的每个汉字都只是记录原词的声音符号，几个汉字合起来才是原词义的承担者。例如：

葡萄、咖啡、沙发、巧克力、刹那、菩萨、凡士林、法兰西、歇斯底里、喇嘛、阿訇、阿凡提、雷达、莫斯科、印度、纽约、布尔什维克、贝尔格莱德等。

C、叠音的 两个相同的音节相叠而成的词。例如：

猩猩、往往、孜孜、纷纷、堂堂、茫茫、惶惶、莽莽、蝻蝻、蛎蛎、袅袅、拳拳等。

2. 合成词

合成词最少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因此语素与语素之间必然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就形成了语素构成词的方式——构词方式。现代汉语词汇中，合成词是占绝对优势的，合成词的构词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学习词汇，了解掌握合成词的构成方式，对我们确切地理解词的意义是很有作用的。因为合成词的构成方式，实质上就是选词时选用哪些语素，如何组织语素表达词的意义的方式。

合成词构成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词根和词根组织在一起的复合式，一种是词根同词缀组织在一起的附加式。

(1) 复合式 从词根与词缀之间的关系看，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A、联合型 由两个意义上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的词根并列联合在一起而成词的。例如：

a、朋友、道路、声音、观望、宽阔、疲倦、思想、意义、停止、城市、旗帜、斗争、增加、询问、组织、整齐、爱护、深厚、收集、永久、恐惧、愉快、孤单、巨大、美丽等。

b、骨肉、眉目、尺寸、风浪、笔墨、口舌、方圆、手足、河山、穿戴、领袖、吃喝、高矮、大小、高低、开关、动静、反正、好歹、收发、出纳、作息、呼吸、矛盾、是非等。

c、国家、质量、窗户、人物、忘记、干净、兄弟、妻子等。

a组是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根并列，互相补充映衬表明词义。b组由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词根联合起来表示一个

同词根含义相关的新义。“骨肉”的新义是指“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眉目”的新义是指“事情的头绪”，“尺寸”的新义是指“某东西的长度”，“笔墨”指“文字或文章”等。c组也是由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词根联合而成的，但在表示词的意义只有其中的一个词根起作用，另一个词根的意义已经消失。“国家”的意义是“国”，“妻子”的意义是“妻”，“人物”的意义只是“人”，等等。这c组的词，有人称为“偏义词”。

B、偏正型 前一个词根修饰、限制后一词根，这是一种很多产的构词方式，前边的词根可以从多方面来修饰、限制作为中心的词根，因而可以分化出大量的新词。例如：

白菜、青菜、红花、白糖、红糖、蓝天、黑板、红矾、紫菜、紫毫、黄熟、青贮、白热、白炽、黄河、赤水；

方桌、梯田、尖塔、长江、棱锥、方格、方框、扁桃、圆锥、尖刀、秃鹫；

铁路、钢轨、木船、毛笔、布鞋、铅字、竹筐、皮包、粉笔、石笔；

茶杯、饭碗、课桌、车刀、手炉、粮库、座位、蹲位、卧铺、猎枪；

国旗、家法、党纪、人体、房脊、鹿茸、杜诗、羊头、狗肉；

函授、笔谈、笔会、机耕、油印、铅印、手写；

水磨、风磨、电车、火车、汽船、汽枪、马车；

新闻、密植、彩绸、真理、谬论、老人、红人、默许、绝技、惯技、特技、香瓜、富态、苦胆；

湘绣、京剧、吉剧、昆曲、吕剧、京胡、川芎；

一道、二话、三秋、四季、五更、六亲、七窍、八卦、